

# 百科全书式的宫殿： 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（上）

Encyclopedic Palace: The 55th Venice Biennale (I)

编译：韩晶 Editor & Translator: Han Jing

即将在意大利拉开大幕的威尼斯双年展，不仅仅是全球艺术盛宴的代名词，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个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崛起的时代，它与我们——如果1980年的刺绣、1982年的剪纸，都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艺术的话，那么，那段自20年前，1993年威尼斯第一次经由策展人奥利瓦所开启的暧昧关系，将迎来全新的格局。

## 1. 谁是马希米亚罗·乔尼 (Massimiliano Gioni) ?

不久之前，美国招聘咨询网站Careercast，在各种权威数据的分析下，根据体力要求、工作环境、收入水平、工作压力、雇佣前景等因素，对200多种职业进行了评级，评级结果显示：2012年十大最差职业是：伐木工、奶农、入伍士兵、石油钻塔工、服务生、抄表员、洗碗工、屠夫以及广播员，当然，和他们屠夫、洗碗工等并列上榜的，还有报纸记者——我想，艺术杂志的编辑，应该也差不多。

如果说，这个结果让所有的艺媒从业者们，想死的心都有了，那么，一个逆转性的好消息是，今年揭开威尼斯双年展的幕后黑手——策展人：马希米亚罗·乔尼 (Massimiliano Gioni)，也曾

是杂志的编辑——《Flash Art》是一本圈内人士并不陌生的杂志，也是吉奥尼艺术之路的起航点，早在26时，他就在那里任职编辑。当然，他是幸运的，并没有在艺术编辑的道路上一直苦逼：3年后，29岁的乔尼就与艺术家阿里 (Ali Subotnick) 及莫瑞吉奥·卡特兰 (Maurizio Cattelan) 一起，在纽约切尔西西区创办了一个只有1平方米的艺术空间：Wrong画廊。在画廊原址的租期到期后，他们又把画廊成功的搬到了泰特美术馆里；2003年，他担任威尼斯双年展联合策展人；2004年他成为Manifesta双年展联合策展人；2006年，他成为柏林双年展联合策展人；2010年，他荣任光州双年展策展人、新美术馆的副馆长；而今年，绝对可以成为乔尼艺术履历上的又一光环：现年39岁的他，将成为威尼斯双年展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策展人。

对乔尼被任命为本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总策展人这一情况，Jerry Saltz表示：“无论他的展览是好是坏，总之不会只是另一种狭隘的‘回声’。这主要是因为——与他的大多数同事相反——Gioni不惧怕绘画，或者说不会逃避色彩、混乱以及那些陈旧的东西。在我看来，他最好的一个优点在于他的艺术理念完全向那些我们称之为‘圈外艺术家’的人开放。和越来越多的年轻策展人、艺术家以及

经销商一样，Gioni不会严格地去划分高级与低级艺术，或者说精美的艺术与所谓的民间艺术。

## 2. 什么是“百科宫殿” ( The Encyclopedic Palace ) ?

今天，艺术展览的主题可能很重要——它可能就是最好的话题；也可能主题一点都不重要——因为不管它是什么，都总会拟好一堆冠冕堂皇的解读，和遭遇同样多的吐槽。在这样境遇下，本届双年展的主题，被命名为“百科宫殿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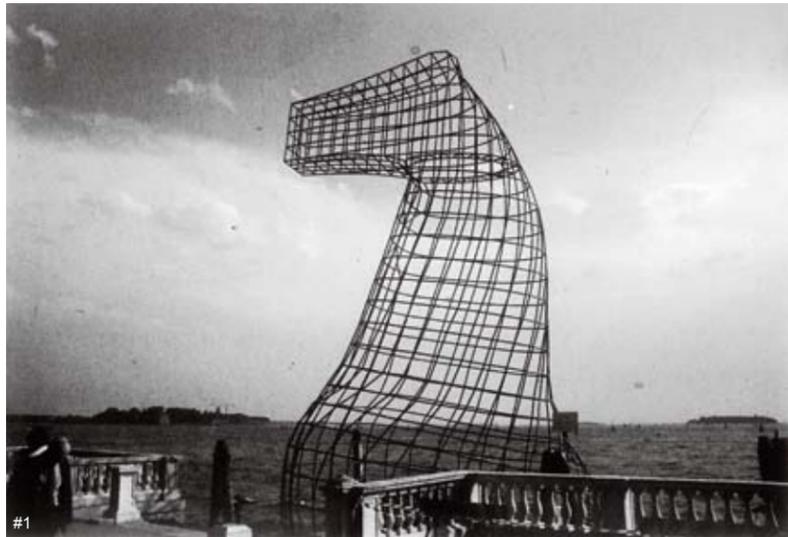
总策展人乔尼的设想，来自于上世纪50年代意裔美国艺术家马里诺·奥利迪的设计理念——该概念描绘了百科全书式的宫殿，它是一座虚构的博物馆，汇集了人类最伟大的发现：从轮胎到卫星。尽管奥利迪的设想从未实施，但这种对世界文明愿景的奇思异想，在人类进程中从未缺席，许多充满想象力的艺术家、文学家、科学家，甚至是预言家，均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希望构造一个映像世界，来展现它无尽的变幻和内涵。这些打着个人色彩烙印的宇宙观，尽管有着全能全知这般错觉的局限，却给后人了解如何调和诸如宇宙与自我、个体与群体、特殊性与普遍性、个人与时代这样的矛盾带来了启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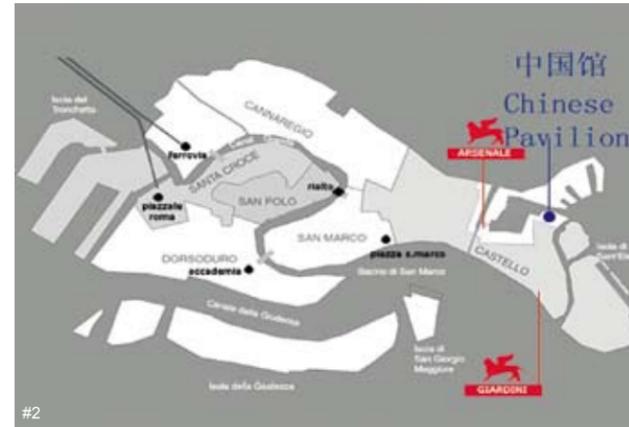
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总策展人massimiliano- gioni(foto-di-selva-barni1)

“如今，当我们处理源源不断的信息时，那些试图构建兼容并蓄的体系的尝试，显得更为必要和迫切 “ 乔尼如此解释，” 第55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展将通过像奥利迪的百科殿堂那样的精彩展览——融合当代艺术作品和以往的艺术作品和发现——来探寻想象力的驰骋空间。” 此届双年展将会着重表现对“图像如何用于构建知识和塑造我们对世界的体验”的思考。受学者汉斯·贝尔廷 (Hans Belting) 称之为“图像人类学”的启发，乔尼担将尝试探讨“想象的领域和想象的角色”，在一个被外在映像围绕的时代，还有多少空间留给内在的映像——比如梦想、幻想和想象？当世界本身越来越像一个映像的时候，创造一个映像的世界的意义是什么？当人们还以映像为名义不断纠结的时候，想象力的界域还能延展多远？

乔尼表示，就像16世纪威尼斯哲学家吉吾利奥·卡汨罗 (Giulio Camillo) 所创造的记忆剧院——一座用图像和奇妙的联想整理知识的精神殿堂，这次主题为“百科殿堂”的双年展也将绘制一幅我们自己的映像，创作一本充满想象的寓言集。



#1



#2



#3



#4

#1 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 展览现场码头装置  
#2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  
#3-4 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所在地

### 3、焦尼的“宫殿效应”

乔尼，这位去年十月在新美术馆上任总策展人的新星，并没有把全部注意力放在那些时髦的艺术上。用某个杂志的报道来说：他既不是被钉在某个“ism”理论钉板上的老古板，也无心和詹姆斯·弗兰科或者拉瑞·高古轩等人称兄道弟。事实上，乔尼表示，想要挖掘在切尔西或布鲁克林之外的艺术：“我最早来到纽约的时候，对于所感受的东西都非常有兴趣，尽可能地多学多看。如今我倒是很想知道有什么是纽约所没有的。”——这听起来就像美术馆的长期信条，例如：新艺术、新观念，等等。

如果说，乔尼真的能把活力带到那些画廊中去，那么他将变得更加炙手可热——正如此前媒体所报道的那样：“自从新美术馆2007年在Bowery重建，这座34岁的建筑总是令人心里没底儿似的。又冷又小的展厅对比建筑外观的闪亮，成为众人诟病的重点。很明显，艺术内部人士的金钱政策依然起效：一个专门为希腊亿万富翁Dakis Joannou所做的展览恶评如潮，但是画廊还是得靠着这些人，比如Gavin Brown。乔尼的观点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，就像呼吸了一口正直的新鲜空气一样，被认为能够拯救这所生病了的机构。”甚至，一位策展人这样评价：“如果乔尼都做不了，那么在现阶段就没人能做了。”——有此看来，由乔尼所引发的艺术风暴，好

像正在席卷。

如我们所知的：“新美术馆，这所没有一个常设展的机构，几乎是站在了流行艺术与艺术世界的孤岛中间，从一定程度上说，比起美术馆，它更像一个体积很大的画廊。而乔尼正努力把他的身份从中抽离出来：“有许多与我的构想相符的东西，也有必须去对抗的。”而他此前做的两个展览，一是对住在伦敦的观念艺术家Gustav Metzger的致敬。这位艺术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被人们所熟知，成就即是造就了艺术，并逐渐摧毁了它。另外一个是对泰国导演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的致敬，他的电影梦幻并带有冥想的意味，并非适合所有人。

让我们来看看，在过去所引发的“乔尼效应”吧：“他的角色很重要，”独立策展人Francesco Bonami说。他也是在2003年提议让Gioni组织威尼斯双年展小馆的倡议者：“一定程度上说，美国艺术有它目光短浅的一方面。Gioni正在与它的封闭性作斗争。”这么说的还有乔尼的好友和合作者、艺术家Maurizio Cattelan：“他十分想让艺术馆成为更好的地方，能展示更多不被立即理解的、未知的东西，并与那些已知的形成平衡。他知道纽约缺什么，以及新美术馆少了些什么。”有媒体曾这样分析：“这可能是由于，乔尼并非生来就在艺术行业。他出生在米兰郊外附近的一个小城，打个比

喻，就像是纽瓦克市（美国新泽西州港市）。在他的成长过程中，他组过一个受到Sonic Youth影响的乐队，并出售自己做的艺术T恤。那儿有很多迷人的怪人，人们都接受他们——乔尼曾经这样形容他的少年时代。在西20号大街，他和几个朋友鼓捣了一个画廊名叫Wrong Gallery。刚开始的时候，它很简陋，只有上着锁的大玻璃橱窗。他们在里面开展的项目既有失体统又趣味横生。从声音装置到光线作品，还有房顶上写着：“去你的，我们关门了”的贴纸，逐渐这个小空间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，甚至那些策展人也开始有兴趣。”2006年，他们参加了柏林双年展，以及后来在韩国光州的一个双年展。The Wrong Gallery在被切尔西驱逐出去之后，甚至被搬进泰特美术馆呆了几年。

尽管乔尼最近成为艺术界的新宠儿，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他觉得自己还是有些孤独。他读了很多外人意想不到的书，比如《战争与和平》，他曾这样说：“我认为把钱花在书上，与花在机票上同等重要。我很讨厌人们认为策展人就是个全世界范围的观光者。尽管这是你需要做的工作的一部分，但是它当然更包括学识以及研究工作。”他把那些能够飞来飞去的机会视为自己能看到更多古怪、被忽略的，以及暂时掩埋在地下的新艺术。

当然，抛开乔尼的丰功伟绩，本届威尼斯双年展中，最值得我

们期待的，还是即将登场的众多中国平行展，无论它们迎来的是毁誉参半，还是褒贬不一，都值得我们在当下多元化、国际化的语境中去认真审视。对此，我们拭目以待！（待续）